

廣州舊事

叶曙明 著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打开尘封的记忆



广州旧事

叶曙明 著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L1203
199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旧事 / 叶曙明编. — 广州: 南方日报出版社,
1999.9

ISBN 7-80652-004-X

I. 广... II. 叶... III. 社会生活-广州-1900~194
9-史料 IV. K296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9142 号

广州旧事

叶曙明 编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7374631、87373998-8509、8504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

开 本: 889×1230 mm 大 32 开 印张 6.125

字 数: 115 千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近年忽然流行起老照片，流行起怀旧，就像一阵轻风吹起了满地的落叶。在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的资料库里，在老人们敝帚自珍的旧相册里，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老照片，忽然被人们记起，纷纷翻了出来，重见天日。有人说，这是世纪末的一种通病。然而，我们细细观察1900年前后，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世纪末，却并没有发觉那时也流行过怀旧病的任何线索。

是的，那时没有。因为上个世纪末对于中国来说，步履实在太沉重了，就好像每前进一步都要搬掉一座山。人们只想挣脱樊笼，一飞冲天，翱翔天际。置身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关头，谁也不想往后看，也无暇后顾，都想加快步伐朝前奔。然而，今天的情形与当年完全不同，今天的世界变化不是太慢了，而是太快了，一切都以光速向前发展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逐着我们，让我们想停也停不下来，甚至连喘息和思索的空隙也没有了。

难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吗？难道对岁月流逝

的无奈和苍凉，我们已经不懂得感动了？在这世纪之交，是不是应该稍微停一下，哪怕有片刻时间，让我们好好静一静，想一想，这个世纪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有没有遗漏了什么？有没有错过了什么？于是，沧桑和疲惫的目光，便不期然地落在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上了。

我对广州这个城市一直深深地着迷。我是在广州出生和长大的，小时候住过河南，住过黄华路、先烈路，也在百灵路住过。百灵路是我外婆家，还记得小时候月圆之夜，我趴在窗口望月亮的心情，月亮在云间移动，阴影投在马路对面的瓦房屋顶，屋脊上那只凝然不动的陶鸡，变得忽明忽暗。我心里默念着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诗：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自己被自己感动得掉下泪来。

在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我依旧趴在窗前。马车在寂 静的街道上辚辚而过，清脆的马蹄声传得很远很远；偶尔有辆脚踏三轮车朝市一人民医院方向驰去，车夫 踏得很卖力，屁股都离开座位了，车上搭的大概都是看急诊的病人；每晚9点多，那个呱嗒呱嗒的木屐声，就从街的东头传来了，很有节奏地，一声一声地，愈 来愈近，然后又渐渐消失在街的另一头，一个穿木屐 的女人，提着水桶到街西头的泡水馆打开水，可能还 在那儿洗澡，约摸20分钟后，她的木屐声又从街的西 头响起，一直消失在东头，每晚如此，从不改变。这些 没有意义的零碎片断，就这么毫无理由地留在了我的 记忆中，永远无法磨灭，而且时间弥久，印象弥深。 这一切，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情，一合上眼睛，便历历

在目。

近10年，广州的开发建设，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以来，规模最大，速度最快的。在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口号下，老广州的模样，已经愈来愈模糊不清。老风俗正日渐淡化，过年已经听不到唱卖懒歌了，闻不到炸油角的香气了，花市的命运也混沌不明，不知还能办多久；老骑楼拆一座少一座，老街老巷整片整片地消失；老字号店铺像流星一样陨落了一颗又一颗，剩下的也七零八落，惠如楼拆了，新星电影院没有了，艳芳照相馆搬走了，眼看着致美斋、菜根香这些老字号，也可能守不住中山路了……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、幕墙玻璃、旋转餐厅、超大型豪华商场。广州和其他大都市，已经愈来愈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。有朝一日，我们只能借助老照片，才能领略一下广州那种南国特有的风情。

城市总是要成长的，老的东西总是要逝去的。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，老的东西未必是好的，但老的东西有故事。我们都喜欢听故事，我们是听着老故事长大的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故事……

目 录

说不完的西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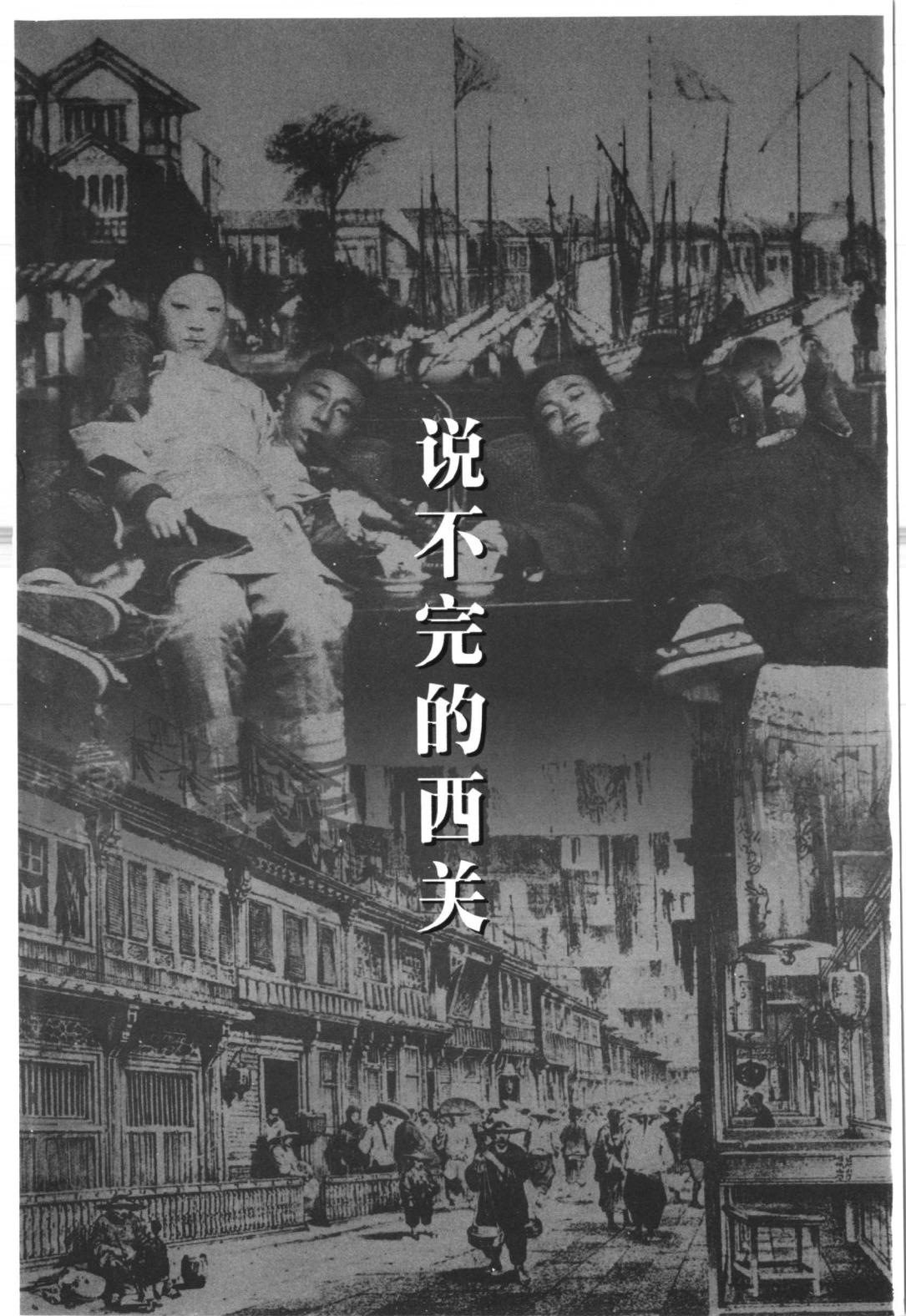
双门底的故事

赌国的兴衰

东山，权力的后院

站在马路看风景

忽喇喇似大厦倾



说不完的西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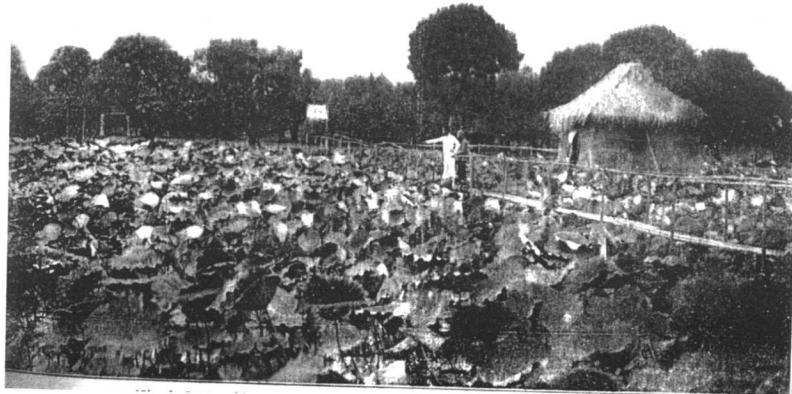


从这张清代的地图可以看到广州老城只有弹丸之地，城内衙门林立，西城墙便是官商地盘的分水岭。

●号称天子南库

老广州都有一个化解不开的“西关情结”。尽管从历史上看，西关并不在广州的城中心，甚至不在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。清代广州的西城墙大概在今天的人民路一线，西门口外，一直到古溪河采虹桥，都是清兵放牧的草地。龙津桥以西，烟水二十里，称为西园。五步一河汊，十步一池塘，地势低洼，常有水患，广州人为了防洪，修筑了许多基围，堤基上遍植荔枝，池塘里种满了菱、荷、蕹、芹、茨菰。犬吠鸡鸣，渔歌唱晚，好一幅“有家皆掩映，无处不潺流”的田园风光图。

清代以前的荔枝湾，主要在周门、采虹桥一带，清



昔日的荔枝湾。菱角、荸荠、茭笋、茨菇、莲藕并称“五秀”。
从照片上的人物衣着可以看出摄于民国时期。



广州城内有多条纵横的水道，广州人称之为“濠”，东濠涌至今尚存，但已变成一条臭水沟。这是19世纪的一幅油画“濠畔风光”。



小艇是荔湾人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出门就要搭艇。

代以后，这里成了政府安置珠江疍民（贫民）和军队驻兵牧马的地方，后来又被划为八旗驻防，圈归旗境，成了移民的聚居地，结寮栖止，积久成市，水乡桃源的景致，不复存在。荔枝湾的中心，渐渐地，南移到了现在的多宝路、荔湾湖公园一带。

尽管荔枝湾风景迷人，留下了许多文人骚客的笔墨，但毕竟水乡泽国的风光，江南随处可见，并非这里所独有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，令广州人深深地迷恋着西关？如果问一些老广州人，哪里最能反映广州的人文历史时，回答几乎完全一样：西关。



民国时期荔枝湾

西关并不是广州的政治中心，也不是文化中心，那里不过住着一班精于打算盘的商人而已，为什么它

在广州人心目中，占有如此重的份量？

翻开裨官野史，五岭以南，放眼四顾，都是瘴乡恶土，化外之民，朝廷贬谪罪臣的地方，历来被北人视为畏途。诗人杜甫说得很可怕，“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”，大概是指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吧。在北人的想象中，一过了这些山，君门万里，从此永别，再也不能一近天颜了。这种痛苦，南方人也许永远无法体会。其实，只要翻过了五岭，眼前便是一马平川，豁然开朗。

广州人并不以远离帝都为憾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凤城丹墀，过于遥远和抽象了，而海却具有更加具体和实在的意义。海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，密不可分，至今广州的地名，有许多仍然与海相关，像靖海路、海珠路等等，最著名的，莫过于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了。而老广州人，还是习惯于把长堤一带，称作“海皮”，就是海边的意思。

已经无从考证，当第一艘远洋商船出现在珠江口时，人们曾感到如何的惊讶和害怕，纷纷筑子城，建雉堞，垒炮台，准备抵御外敌。但后来慢慢发现，这些奇形怪状的陌生人，并不都是为了攻城掠地而来的，更多只是想做买卖。海那边，原来另有天地。当你遥望北方时，广州，是谪戍徙边者的悲惨终点，但当你转过身，面对海洋时，这里却成了中国通向世界的灿烂起点。

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集散地，主要在谷埠，也就是今天的黄沙码头。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时候，宋代的外贸码头，主要在南濠街一带，舟楫繁多，客似云来。



怀远驿的遗址，但当年的建筑早已损毁。

明代，广州人的生意愈做愈旺，以绸缎、铁器、蔗糖、布匹为主，在今天的十八甫一带，建起了美轮美奂的怀远驿，以招徕外商，驻泊买卖。西关就成为商人们聚居之地了。

康熙曾开放广州、漳州、宁波、云台山四口通商，但四关之中，以广州最为兴盛，宁波次之，其余二关，门庭冷落。赚钱最多的商品，莫过于鸦片。广州各个码头，停泊着来自西方的远洋商船，卸下毛织品、棉布、皮革、毛裘、火油和鸦片，运走一船船的茶叶、地席、绢丝、砂糖、木棉和瓷器。其他像猪鬃毛、桂皮、爆竹，无不成为热门货。纺纱、染布、加工茶叶的工场，遍地皆是。怀远驿旁边，又建起了一座座精美夷馆，为外商提供优质的饮食和住宿，为的是让他们运



这是专供外商居住的高级宾馆——十三夷馆

更多的鸦片来。

康熙是个有先见之明的皇帝，他预言：“海外如西洋等国，千百年后，中国必受其累”，他所说的“累”，当然不限于鸦片，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冲击。基于这种“居安思危”意识，朝廷在指定由广州十三行与外商交易之余，亦定下了种种严厉规定，每个月的八日、十八日、二十八日，外商可以10人以下结伴游览指定场所，但不准泛舟珠江，不准在广州过冬，不准乘轿，不准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文，不准洋女人进入商馆。其用意，无非是防范洋人窃取国家机密和优良文化，也许还包括防止洋女人窃取中国的优良人种。总之，做生意可以，进贡朝拜可以，但不得“外假经商之名，遂其吞食之私计”。

西关的十三行商，是大鳄中的大鳄，实际上就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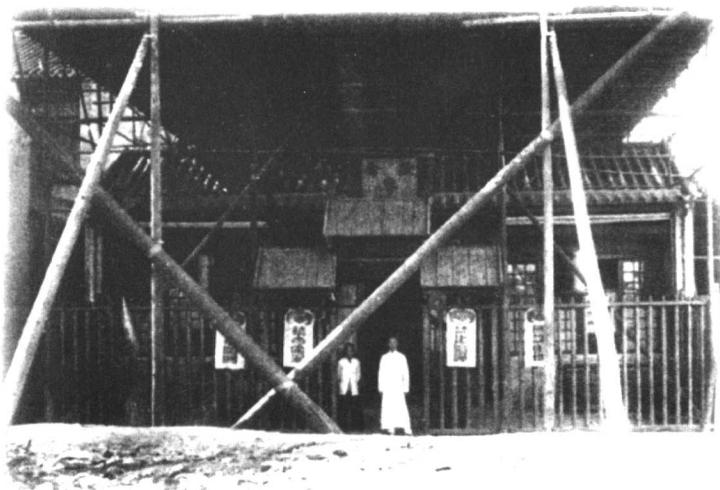
十三行同文街的热闹景象，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，一是门口做成一格一格，里面摆张凳子是干什么用的？二是满街晾满的是什么？是海味吗？



清代外销画中的广州商店，我们终于明白门口的一格木栅栏有什么用了。



民国时期的十三行。



清代联兴街的粤海关。